

从维熙

当代名家寄语青年丛书

顾问 / 冰心 主编 / 王蒙
当代名家寄语青年丛书

穿越
梦境

从维熙

穿越梦境

从维熙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穿越梦境

从维熙 著

沈明德 程 志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30 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300 册

ISBN 7—206—02448—3

G·615 定价:16.00 元

倾诉和倾听

(总序)

写作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想到读者，会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看做自己的朋友。写作是一种倾诉。

而文学作品的读者中一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正是青年人更富有读书、也就是吸收和对话的热情，正是青年人更容易为文学作品的感情而激动，为文学作品的思想而动脑筋而中夜无眠，正是青年人对文学作品的态度也就是对于作家的态度更加当真，更容易受到一些作品的影响，更容易倾听作家的声音，也更强烈地对于作品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

作家的许多文字实际上是对着青年人讲的。吉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这套作家寄语青年丛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一批书的作者则都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他们大体上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年，他们经历了我们祖国的许多风风雨雨，他们的岁月峥嵘却又蹉跎，辉煌却又坎坷，激越却又浮华。临近老年或到了老年时期以后，他们也许有太多的话要说。事实证明，记忆是无法一代又一代地保持下去的，对于某一代人刻骨铭心的东西，另一代人却觉得匪夷所思，觉得不太真实，觉得早就

该忘却了，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这都是可能的。但同时，历史又是活在现实之中的，一代人用眼泪，用鲜血，用跌跌绊绊的鼻青脸肿换来的经验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样，寄语青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了。

反过来说，青年人也可以完全做出自己的反馈，也可以寄语作家们，也可以以新的姿态来鼓舞和启发饱经沧桑的一代人。倾诉和倾听，这都是可贵的。

王 蒙

1996年3月12日于北京

自 序

青春，是人生四季中多梦的时节，但是生活又不是梦。每个人始自青年时代，便要开始走向纷繁的社会生活。本书名为《穿越梦境》，便带有从梦之深谷，走向非梦的广阔人生之含义。

笔者是以文学创作为生的，因而在寄语青年中离不开文学。书中编选进去一些创作谈和艺术论，企盼这些文章对喜爱文学的青年有所裨益。而世界的组成，又非文学独一门类，浩渺宇宙，包容了一切被人类认知与人类尚未认知的东西。对于后者，有待跨世纪的青年精英们去叩寻问鼎；笔者只能从自己生活脚窝的经纬中，呈献给青年一些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当然，历史是个难以割舍的因果整体，对昨天的一些生活感悟，也常常蕴藏今天与明天的历史必然。

为此，笔者在集子中除去选编了文学艺术随想一类的文章之外，还编选进去一部分社会生活随笔。其中如《海中听海》、《我们等待月残》、《觐见黄河》以及《人生绝唱》等几篇大文章，不无对我们民族自身缺憾的一种审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辉煌文化，这是我们一笔巨大财富；但辉煌的负面价值，则是在反复咀嚼辉煌中，不知进取。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的历史辉煌

被一次次蹂躏，连弹丸之国的东瀛，也马踏中华万里长城，令每个血性男儿汗颜之后血撞心扉。

当然文学这面生活的镜子，辐射出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本书编者要求此书面对广大青年读者，笔者也选编进去一些有关青春话题的短文，《花葬》，便是一篇爱情小说。这个短篇发表在台湾《幼狮文艺》上，编者在文首曾冠以“青年问题小说”字样。笔者觉得时尚中的爱情，太向物欲肉欲与金钱倾斜，吹一曲觅求精神圣爱之短笛，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多少可以抒怀于清水溪流之中。那儿有花，有草，有志趣，有追求，是梦但又非梦的高雅境界……

从维熙

1996年元月10日于北京

死 舟 (序二)

——石舫遐想

舟说 我要去天涯海角

舵说 海底到处布满暗礁

舟说 探险是我生命的精灵

舵说 精灵更需要安全的航标

舟说 我生性就是个弄潮儿

舵说 昆明湖是你宽敞的跑道

舟说 先让我从这儿出航吧

舵说 风平浪静你再启锚

帆篷未升 舟已定格

这就是颐和园船舫的石雕

它叙述的是一个普通哲理故事
勇士尚未出征便已悄然死掉

它不仅仅是一部西太后演义
经纬横穿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

石舫书写了亘古的矛盾定律
欲征的矛总是在锈盾下折夭

我之所以用此短诗代序，因为自然景观常常可以引发人们的千般遐想、万种思绪，并升华作为一种人生哲理，显示出超越历史时空的沉甸……

从维熙

1996年早春于北京

目 录

总 序	王 蒙
自 序	(1)
死 舟 (序二)	(1)
美学与爱情七章	
花思	(1)
清水出芙蓉	(3)
男儿悲	(5)
我看女性美	(8)
美容的阴阳学	(10)
误入“恋爱角”	(12)
寻瀑	(19)
生活感知八想	
大山与小溪的对话	(23)
人与狼的寓言	(26)
读人	(30)
读己	(33)

我的两个“朋友”	(36)
我的两只表	(41)
母亲的鼾歌	(44)
春天的眷恋	(52)
尧都驿	(60)

穿越梦境五题

海中听海	(65)
西沙踏浪	(69)
觐见黄河	(105)
我们等待月残	(126)
人生绝唱	(132)

异国情思三描

巴黎朝圣	(150)
巴黎的浪漫	(159)
莱茵河的怀念	(169)

文学创作十八悟

大炮和杜鹃花	(181)
“死不了”的奉献	(186)
罗丹如是说	(190)
不可或缺的羽衣霓裳	(195)
“金戈铁马”与“小桥流水”	(200)
觅	(206)
一个奇怪的嫁娘	(209)
《远去的白帆》与两只天鹅	(213)
甲板上的收获	(219)
说“实”	(224)
说“愚”	(230)

火与冰	(237)
作家与“自我”	(245)
要“认识你自己”	(252)
创作启示录	(254)
习作者戒	(263)
美人鱼与紫贝壳的夜话	(269)
漫话“剃头挑子”	(276)

爱情小说一题

花葬	(285)
----------	-------

编后记	(298)
------------------	-------

美学与爱情七章

花 思

“人（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类的共同天性。

据花卉学家考证：从南极到北极，从东部珠穆朗玛峰到西部阿尔卑斯山之冠，地球的东、西、南、北、中，热带、亚热带、寒带、恒温带的花卉有数千种之多。至今，有的花草仍没有姓名，没有被载入花卉词典。

在这个庞大的“美人”家族中，又可分为结果与不结果实的两大脉系。如雍容华贵的芍药、牡丹……虽娇艳于春暮夏初之时，待到骄阳似火之酷夏，早已容颜玉碎，成了花泥；另一脉系则属结果型之娇花，像三月桃李、五月石榴、八月海棠……红颜褪尽之后，花儿便孕生出甘甜的果实。

笔者爱美，偏爱能奉献果实之花容。昔读鲁迅先生文章，曾见到先生笔下有曼陀罗花者，此花被先生称之为“地狱之花”。这类花草，与罂粟花近似，花朵极为艳丽；虽然其果实能被人制成毒品，贻害社会，但亦能被人制成药品，造福人间。这似

乎比花败落成为残红，便一无所有的花卉，而更具有它的生命价值。

记不得是古代哪位诗人写下的一首赏花诗了。诗道：

小小枣花能结实
桑叶片片能织丝
堪笑牡丹大如斗
不成一事只空枝

古代文人常把花儿喻为美女，如果以此为喻，美女大概也可以化成这两大类型吧？！

清水出芙蓉

我国古代形容美女，常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类的词汇。仔细琢磨，创造这些词汇的才子，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原始的母系社会除外），女性多深锁闺帏，成为男性的附属，因而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中，形成了古人特定的审美标准。

时至 20 世纪之尾，由于美的内涵不断随着时代更新而嬗变，“飞鱼、鸿雁、皎月、鲜花”般的女性，都成为女性美的特征。君不见泳坛皇后杨文意在巴塞罗那手捧鲜花绕场一周时，看台上男性青睐的目光和送给她的一个个飞吻吗？《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倒是具有“沉静时如娇花照水，走路时如弱柳扶风”之古典美女之神韵，如果她活到当今时代，笔者实不知将有多少男性会情钟于她——尽管她在曹雪芹笔下成了当时女性的一代纤秀。

当代女性之美（包括男性），明显地附增了世界属性。像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一样，东方之美正在与西方之美融合。一种对洒脱、自然、挺拔、无羁之追求，正在成为一种美的共识。无论你走在北京、东京、巴黎、柏林、维也纳……的街头，都

会发现当代美在趋向自然。自然不属于东方和西方，而属于整个人类。

我国古代早有“清水出芙蓉”之影喻。但天生丽质的绝色佳人，在人海中毕竟属于绝对少数。人类为追求美，便诞生了装饰美的行为，如服装、发式、美容……少女或少妇们轻施粉黛，略涂胭红，虽非芙蓉之腮者亦能呈现出三月桃花之姿容，岂不美哉！

笔者曾被当成过试验品，被妻子美容过一次。她是主治医师，又从美容学校学了几招手艺，一天她令我仰天静卧于床，然后在我的脸上施展她的日式、法式、美式的润面美容之技。在那一瞬间，我虽然闭合双目，但面前浮动的是朵朵白云，是一直铺到天际的无垠绿茵，是无声的淙淙小溪流水，是人与自然交织的一个梦幻……

她对美容的观点，我很赞同：美容绝不是浓妆艳抹，更与造作水火不容。美容是创造心灵和自然的谐和，使人的生活自由臻美。我想，一个中年男性的鱼尾纹深邃，是成熟和智慧的标志，不必以美容手段去装扮成风流小生——那是与大自然的呼吸旋律相悖的。一个气质优秀的中年女性，也不要痴想以美容之技，使自己变成青春靓女——失去了气质之魅力，美就成了没有灵肉的空壳！

自然是美的最终归属。

自然是美的细胞基因。一切与之相悖的浓妆艳抹，都与美字无缘！

男 儿 悲

女有悲情，男有悲怆！

女性之悲楚探其渊源，常常可以联系到根深蒂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贻害上；而男儿这悲怆，则很难从古老的皇历上，查找出其充足的依据来。

自古以来，多少充满阳刚之气的铁血男儿，谱写了中华民族气贯长虹的一曲曲凯歌。他们或金戈铁马于疆场，或大笔如椽于案头。时至今日，仿佛乾坤倒悬，阴阳错位，在许多领域中，巾帼压倒须眉。君不见，体坛上的马家军中的姑娘，如横空出世瞬间席卷了世界田径场上中长跑之冠！近读泳坛赛讯，短池游泳金牌得主，亦多属中华女儿；而那些体育项目中的男选手，却连连败北，屡走“麦城”，在许多运动项目中仍然难以突破金牌为零的纪录！

男儿受封建大山之挤压，远比女性要少，理应在人生赛场上奔突力量更强，但何以得此“阳痿”之症？！

偶与友人闲谈，颇受启发。友人曰：君不见当今男性世界在退化吗？看看那些舞台上的有些男歌星，扭腰鼓臀不说，还用一副嘶哑的母鸡嗓子在歇斯底里地“打鸣”。一句话，港台歌